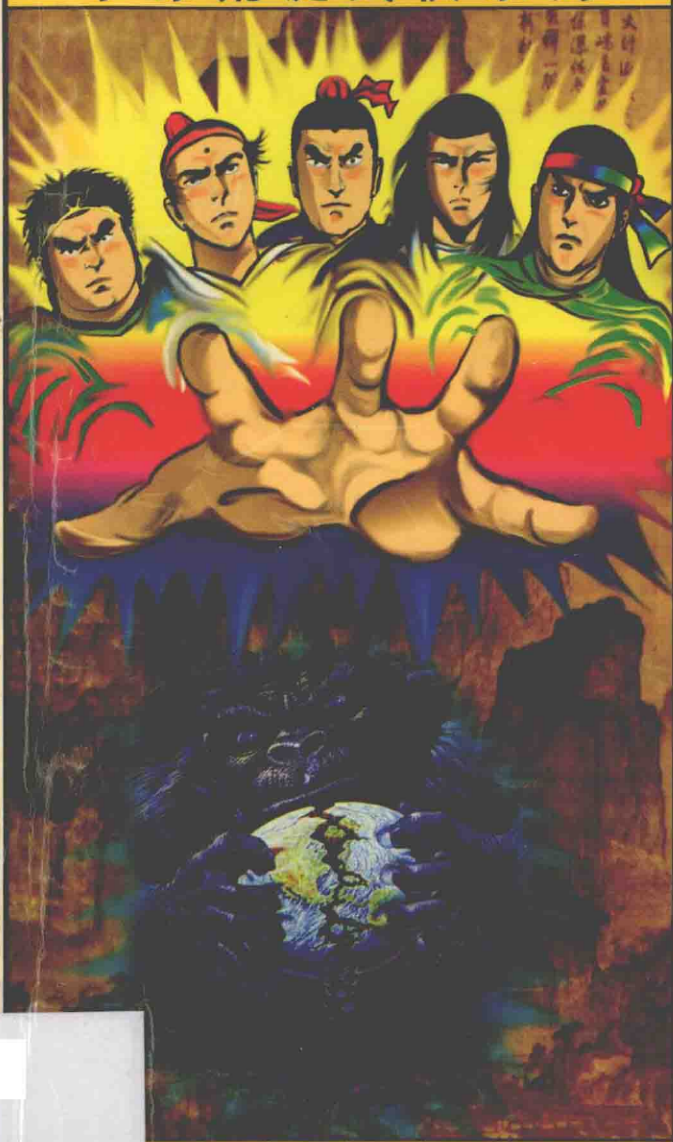


笑星李谅武侠精品

李谅荒诞武侠系列



混沌五天王

李谅

上

群众出版社

混沌五天王

上册

李 凉 著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九八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由大漠向东，不时有正午出生的童男、子午出世的童女相继失踪。

偶有遗骸，均是吸尽血液、脑髓的小皮囊。

一时间，天下震惊，人心恐慌。

吸血人魔的魔爪伸向东方，伸向京城，也伸向了太子。龙颜大怒，调集重兵护卫皇宫，然魔头武功高绝。大内高手，六扇门群英亦奈何不了魔头……

华山论剑，却不知英雄出少年，五天王横空出世，分占魔头。

五个十七、八岁的翩翩公子；五个秀色可餐的月下嫦娥接战了魔头。无数次肉血苦战，渐渐把魔头赶出了中原，在大漠边陲将其击毙并捣毁了魔窟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混沌五天王，演绎了一曲悲壮之歌，轰动江湖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沙海血魔	(1)
第 二 章	长安惊变	(57)
第 三 章	黄河之水天上来	(120)
第 四 章	漂零人生	(145)
第 五 章	华山论剑	(217)
第 六 章	五大天王	(268)
第 七 章	游戏人间	(334)
第 八 章	秘库血尸	(393)
第 九 章	独山剑客	(433)
第 十 章	洛阳魔影	(483)
第十一章	邪魔闹京华	(530)
第十二章	驱邪魔五王战犹酣	(567)
第十三章	血染黄沙	(613)
第十四章	尾 声	(654)

第一章 沙海血魔

1

沙海茫茫，一望无涯。

一片死寂，一片萧条。举目四顾，人踪渺然，唯有沙柳疏落，随风摇曳，酸枣刺痉挛向空，有如枯稿之老手。

然沙柳、酸枣并非生灵。此处生灵，早已逃遁无踪，盖因这里是沙漠深处，瀚海中央，干旱酷热异常。

一弯残月，竟呈蓝色，冰冷、凄清。淡淡蓝光漫铺沙原，蓦然目睹，会疑为幽冥世界。但此时，偏有个黝黑的影子在疾行。其衣襟带风，迅捷绝伦，如踏沙浪飘飞，莽莽沙海，只留下一串浅浅踏痕。

这是个少年。

其全身着黑，脸孔亦黑，有如一头暗夜中飞行的枭鸟。唯双目炯炯，闪射出森森寒光，显得阴冷，令人一望而生畏惧之感，因在这双目之中，只能读出两个字，那就是：残酷。

正行间，少年蓦地加速，如一支箭簇，一缕劲风，急掠而去。如此快捷，绝非一般人所能为，便有上乘轻功的武林人物，也要自叹弗如。

少年来到一座沙山之顶倏然站住。

这种默然矗立，使他更象一个幽灵，而非一个人。

少年冷冷扫视脚下沙海，接着，仰天发出一阵尖啸。

尖啸如大漠之狼嚎，如深宵之鬼哭，令空气为之震颤，传往幽深、混沌的远处。谁闻这般尖啸，都会不寒而栗，因其充满了逼人的杀气。

少年并非无缘无故发出这阵尖啸。啸声甫落，在极远处，也传来一阵啸声与之应和。

这啸声尖细如缕，颤颤悠悠，时断时续。少年黝黑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，那是一丝僵硬的笑容。然而，这笑容反使其脸孔充满诡异和暴戾之气。

啸声消失，少年目光落向沙山下一片平坦的沙原。那里有三堆白物，做品字形摆开，在月光映照下微微发亮。

少年一蹬足，黑鸟般掠向那三堆发光之物，人未落地，五指奋张，向其中一堆插将下去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手指扣着了一枚白色“圆球”。当他把白色“圆球”举到眼前察看时，月光幽幽，竟照着一个白骷髅！

骷髅让手指插穿了三个洞。

少年审视着那三个洞，脸露微哂，嘴角下垂，显然极不满意。

三个洞边沿不齐，骷髅里倒出的是被手指粉碎的骨渣，而非三块圆形骨片，且插穿的仅三个洞而非五个洞，这阐明同一问题：他所练功夫，还远未到火候。

少年的脸不觉歪扭，喉咙发出如兽吼般的声音。

他狠狠朝骷髅一阵乱抓，以泄其怒，直至它成为一堆碎

骨。

继而，少年拿起另一枚骷髅，放到一个小沙堆上，运气于指，蓦然抓去。此次，仍只三指洞穿骷髅，再审视，良久，将骷髅怒掷一旁。

两次效果均不佳，少年遂不再练，坐在三堆骷髅间，闭目吐纳，运气行功。一时间，大漠重归寂静，蓝色月光照着沙凹里骷髅环绕的黑衣少年，显得鬼气森森。

尖细的啸声，又骤然而起，由远渐近，直逼而来。

但少年并不理会，潜心吐纳，一丝一缕白气，从嘴缝中冒出，好似胸腹中正滚着一锅沸水。

啸声须臾到了沙山前，少年这才扫眉微挑，冷冷道：“来了么？”

一尖脆声音道：“来了。”

少年道：“东西带来了？”

声音道：“带来了。”

少年道：“怎的去如此久！”

声音道：“大漠千里，极少人烟，你道路好走物好寻么？嗟呀，我累都快累死啦，你不说几句宽心话，倒还埋怨人家！”说话人开始语气颇为不愉，后来却又软了，带着谄媚之意。

少年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我岂不知，随口相询，也不须多做解释！”

声音道：“人家怕你生气嘛。”话音未落，沙山上出现了一个披散长发，一脸惨白的年轻女子。

此女面容姣好，肤色极白。但那是无血色的苍白，使一

张俏脸若染寒霜，若罩冷雪，蓦看上去，倒象个刚启棺入敛的死人。她着一身黑衣，宽宽大大，腰系一条雪也似白色飘带，如着丧服，在蓝惨惨月光之下，陡然从沙山顶冒出，直如厉鬼。

少年微瞥，见女子两手空空，并未携物，眉宇间不由一黑，哼道：“哦？跟我撒谎！”

女子展颜一笑，道：“瞎说，我撒什么谎啦？”

少年圆睁怪眼，喝道：“你怎么空着手来！”

女子语露娇媚，飞去一眼，嗲声道：“哎哟哟，生这么大的气呀？我不过跟你闹着玩！”言毕，返身扑下沙山，须臾再显，已负着一具尸体。

此为一具男尸，体形魁梧，有如小山，着西域胡服，负诸其身，似一巨汉骑在小毛驴背上。不知她怎能负如此重物，在沙漠中百里奔行。

女子笑靥如花，讨好地望着少年，娇声道：“把这个宝贝给你罢。这厮人高马大，一身牛也似蛮力，弄死他，着实花费了我一番气力！”

说话间，纤肩微抖，小手轻扬，大汉竟如活了一般，突然飞起，青筋怒目，向沙凹里少年扑去。

少年恍若未见，待飞近才倏然出手，五指直伸，嗤地一下插入大汉体内，接着手指骤合，凌空抓住，轻轻巧巧放在一旁。

女子叫声好，拍手道：“好俊身手，真个举重若轻！”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，定定盯在少年脸上。

少年眼角微睥，见女子双目中满是爱恋之意，也不由一

笑，但脸上严峻之色毫无所敛，喝道：“还有呢！”

女子一惊而前，委屈地道：“你总是凶霸霸的干什么，喏，在这儿哪！”双手松开，竟从宽大的黑衣里捞出两个小儿来。小儿一男一女，皆四五岁光景，身子软软垂着，脸如白纸，已死去多时。

少年目中凶光暴射，大怒道：“怎么是死的！”

女子微微一颤，旋即轻笑道：“没有死，哪里死了？是……是吓晕过去啦！……”

少年不信，伸手探鼻息，两小儿都还活着，脸色稍缓，点头道：“嗯，这还差不多！”

他接过小孩，分左右抱住，低头观看，象在观赏两件物品，又象瞧着什么美味珍馐，黑森森眼珠，发出贪婪、残忍的光来。

女子挨近，轻轻蹭他，娇声道：“我累死啦，还要我助你练功么？”

少年怪眼一翻，道：“当然！吃这点苦算什么？要成就霸业，这还天差地远哩！”说着已声色俱厉。

女子一惊，后退半步，低眉顺眼，垂手而立，轻道：“是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啦……”

少年狞笑道：“知道就好，日后成功之时，你就是本教大功臣啊！”

女子道：“我不愿做什么大功臣……”

少年惊讶道：“哦？此是何意？”

女子嫣然一笑，惨白的脸上竟然漾出红晕，低声道：“我的意思……你，你自然明白……”

少年见她做出少女娇羞之态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！好！看你这模样，一心想做教主夫人，是也不是？”

女子垂首拈衣，纤腰轻摆，声音更低，道：“你既知晓，还问人家……”

少年长身而起，声如泉鸣，笑道：“只要一心助我，自然不会忘了你！”

女子面露喜色，道：“那你就快些练功吧！”

此时，少年左手挽着的女童悠悠醒来。眼睛咕噜一转，见四周如此荒凉，不由大骇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女子狠瞪一眼，厉喝道：“小鬼头，不许哭！”

如此一吓，女童更惧，尖叫道：“妈妈，我要妈妈呀——”

尖凄的童音，远远传开去，在空寂的沙海深处回荡，显得份外可怖。

少年笑道：“乖乖，哭吧，喊吧，但也哭喊不了多久啦！”

女童又哭叫：“我要妈妈——”

少年双眉一拧，把手中男童掷给女子，一指远处，道：“看，那不是你妈妈来了！”

女童信以为真，急转头看，但沙原渺渺，空漠寂寂，哪里有母亲影子？咧嘴又欲啼哭，少年阔嘴大张，“呜”的一声，森森白牙，咬住了女童脖子。女童顿时手脚痉挛，发不出声音。

少年大口吸血，咕嘟有声，犹如一只渴极了的嗜血之兽，模样畅快之极。片刻，女童双目暴戾，身子软了，又片刻，已如一个空壳，只余白纸般脸孔和大瞪的双眼，于无声之中，控诉这桩惨无人道的兽行。

吸血毕，少年哈哈一笑，露出满口带血尖齿，其模样有

如厉鬼，可怖狰狞。

随即一抛女童尸体，喝道：“拿去埋了吧！”

女子接过，绕行沙山，一掠而去。

女子去远，少年将仍处昏迷之状的男童提起，自语道：“趁小鬼头还未苏醒，就喝他娘罢，以免又哭又叫，甚是烦人！”

阔嘴又张，却咬向小儿头顶，只闻“咔嚓”声响，小儿头破骨裂，眼见不活。此番又是一轮狂吸，滋滋有声。继而，其腹隆起，愈来愈大，待小儿被吮吸干瘪，已腹起如鼓，滚瓜溜圆。

女子葬女童返回，劈面又掷来一物，知是男童。一接之下，险些脱手，笑道：“一吸食童血，便臂力大增啊！”

少年冷笑道：“食童血只为练功而已，世上哪有那么快的，功还未练，气力就增加了，简直胡说！”

女子拍马屁拍在马腿上，甚是无趣，叹一声，拎着童尸，又往原路返回。绕过沙山，直奔一个大沙凹。及至，纵身而下，以手代锄，一顿乱挖，须臾，一个大沙洞赫然显现，洞内白骨累累，所埋人不知凡几。女子将男童随手扔下，并不多瞧一眼。旋即转身，飞掠离去。

赶回沙山，少年盘膝而坐，腹大如鼓，正运气吐纳。

知此时不能打扰，静立一旁，细看少年闭目练气，脸上忽喜忽忧，那模样，似对少年越看越喜爱。

然少年长相丑陋，一脸寡黑，扫眉过颊，嘴阔鼻凹，眼小腮削，突额暴牙，更兼一脸戾气，观之令人既惧且厌。但此女好似偏生对他倾心，从爱且崇敬，至爱且畏惧之境，俯首贴

耳，甘为驱使。

少年运气行功一阵，腹部隆起处，渐渐平复如初。

女子见状，道：“可以练功了么？”

少年道：“可以练了。”

言毕，呼气如啸，长身而起，如一只大黑蝙蝠，无声无息，腾空高掠，姿态轻盈，且怪异之极。

女子赞道：“好轻功！好身法！”一时兴起，也一弹腿凌空高跃。只见她大袖飘飘，在空中更象一只无声飞掠的蝙蝠。看那身法，竟与少年相差无几，其武功造诣，亦不谓不高了。

二人凌空虚度，交飞而过，各展衣衫，神闲气定，缓缓落下。

少年一笑，道：“再来！”

这次，女子再度腾起时，手里已多了那具魁梧男尸，只见她拎着男子，犹如兀鹰抓着一头肥羊。

少年身形一展，直掠而上，如大鸟之扑击。女子转身，凌空飞掷，那大汉身体，朝少年直撞而去。

少年喝道：“好！”一个鹞子旋身，挥掌击去，“啪啪”两响，打得那汉子尸体往回飞来。

女子伸手托住尸体，再向空中掷出。

少年甫落沙面，见尸身又抛于空，弹身而上，似只追虫的大蝙蝠，直扑过去，在下坠之势未成之际，拍出两掌，将尸体击高丈余。

少年再落沙面，却不复高跃，待尸体落到距头顶不盈一尺，“嘿”地发声，仰天击出一掌。尸体又飞将起来。他如此反复出掌，始终不让尸体落下。

女子雀跃不已，欢叫道：“你功力又增进了，已能连击十余掌啦！”

而此时，那尸体让掌力击得骨节寸断，缩成软绵绵一个肉团。

少年撤掌，尸体“啪”地跌落，早不成形状。

旋即，他运劲于指，猛向尸体头部抓去。微响过后，只见毛发乱飞，骨肉四溅，头皮几乎全被抓落，露出一片白森森头骨和几枚被抓破的圆孔。

少年半蹲，在月光下细看圆孔，冰冷的丑脸，浮上一丝狞笑，哼一声道：“总算马马虎虎。”显然这一抓的效果，较先前精进不少。

女子莲步轻移，俯身问道：“每次吸血后练功，都有长进吗？”

少年冷眼瞅她，道：“废话。要不，费那么大事为何？”

女子道：“还练么？”

少年道：“今晚到此为止，把这厮埋了吧！”

女子拎了尸体复去。少年则登上沙山，盘膝危坐，又做起吐纳功夫来。

女子返回，亦上沙山，守候在少年身旁。漠风阵阵，月色惨淡，静寂与黑暗，无边无涯，包裹着这一对，不知从何处来的嗜血怪物。

夜幕深沉。

少年端坐良久，如老僧入定，不闻声息，后突然睁眼，道：“你也坐下歇歇！”

女子闻言，知其练功已毕，遂挨着少年坐下。

少年端坐不动，亦不做声。女子偷瞄少年，只见他一张黑脸冰封雪罩，不显喜怒之色，本欲启齿说番话，但又堵在了嘴里。

枯坐一会，女子终于不忍，试探道：“我们为何到这么远来练功？不如寻个近处，便捉人也方便些。今日，我驱驰百里，好不容易才碰到那个男人。若非他独自外出牧马，走得远了，还撞不上。这厮力气好大，竟然与我斗了几合，固然——”

少年目露凶光，瞥她一眼，截住话道：“平日多是我亲自出马，你方去几次，就怨天尤人了么？”

见少年发怒，女子慌了，忙道：“不敢……我，我不过欲使你练功……便当一些……”

少年冷笑道：“练这种功夫，难道还要到京城闹市上去吗？”

女子一时为之语塞，嗫嚅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少年凛然道：“九阴白骨爪，乃上古遗下的一门奇功，有多少人为获这部奇功秘诀而丧命？又有多少人因练这门奇功而丧命？那是数也数不过来了。但它又是一门制敌死命，威力奇大的功夫。尽管在武林中名声不佳，欲获此功者仍汗牛充栋。只要风闻它在哪里出现，即趋之若鹜，无论用何狠毒可怕的法子，都要夺之到手。更有那么一些狗屁名门正派的所谓侠士，自以为有权惩处邪魔外道，闻说此讯，亦要蜂拥而至，对练此功者大加追杀。这套功法，共分九重，我练时短，还不到二、三重功夫，在人前露脸，岂非取死有道么？况且，我喜吸童血，这也是不足对外人道之事。倘若泄露，激得

天人共愤，那麻烦之大，更难逆料。总而言之，眼下是越隐秘越好。我待功夫练到一定火候，才会杀向江湖，自然，功夫练至第九重，则将天下无敌，斯时本教声势浩大，武林只有唯我命是从了！”

一番言语，说得女子耸然动容，询问道：“这九阴白骨爪，真有那么大的威力？”

少年道：“单凭此功夫，当然不能登峰造极，但我吸血所练的独门内功加之相应的拳、掌、刀、剑之法，却非同小可。九阴白骨爪，仅其中一门利器而已。然九阴白骨爪若练到六七重，配以别项功夫，则江湖已鲜有匹敌者，若练至第九重，则可纵横天下！”他阴沉的脸上，显露残忍的笑意，仿若想象之中，已将强敌悉数至于死命。

女子欢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本教成功有日，但不知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少年道：“有何疑处，尽管问来。”

女子大着胆问道：“不知本教眼下有多少人马？”

少年惊讶道：“难道我没跟你说过么？……”

女子道：“我曾相询，但你没回答。”

少年瞄她一眼，似笑非笑，道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女子正容道：“这个自然。自被你收服，我无时无刻不在为本教前途着想，并一心一意，要为本教的拓展壮大出一臂之力！”

少年笑道：“很好！好得很啊！”

少年如此悦言和色，实为鲜见，女子便又问：“你说，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马？”

少年笑容忽敛，冷冷地道：“日后自有雄兵百万，但眼下么，便只二人！”

女子大惊，道：“只二人？此是何意？……”

少年道：“你加上我，不是二人怎的？”

女子半晌无言，复笑道：“原来，你骗我……”

少年哼一声道：“没骗你，我为何要骗你？”

女子听那语气不似作伪，长长叹了口气，似颇为失望。

少年哂道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女子忙道：“哪儿的话，我怎会后悔？自见你之日始，便决意跟随，此心日月可鉴，我非后悔，只有点意外而已……”

少年蓦暴狂笑，道：“不后悔就好！无须意外，更无须唉声叹气，本教眼下虽只二人，只不过时辰未到，时辰一到，振臂一呼，自会有千百之众，放心好啦，哈哈！哈哈！”

女子疑惑道：“果真？”

少年双目寒光闪动，狠狠地道：“你可知我这玄蝠神功及九阴白骨爪的秘诀来自何处？”

女子道：“不知……但你能否见告？”

少年断然道：“不能！”

女子大为失望，久久无语。

见女子这般模样，少年又道：“现在天机未可泄漏，到时水到渠成，你自可知之。或这样说，只要我功夫练到第五重，玄蝠令便要重出江湖了，那时，便会看到本教人马。”

少年说得扑朔迷离，女子听得似懂非懂，喃喃道：“玄蝠令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少年扫眉微拧，道：“得啦，多知无益，就别再问啦！”

其语冷气森森，自有股慑人之势，女子一凛，即道：“是。”

夜更深，四周寒意大盛。少年略做思索，突然道：“今夜我们不在沙地上露宿。”

女子不解，秀眉微蹙，道：“不在此露宿，莫非还要驱驰百里，到有人家的地方住宿？”

少年道：“那也不必。”

女子道：“那么，到何处去？”

少年道：“有个好去处，那地方说来你也知道。”

女子思忖片刻，面露惊喜，然而又似不信，试探道：“是否玄蝠地宫？”

少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正是。你不是总想得知它的所在么？”

女子复喃喃道：“真有玄蝠地宫……”

少年道：“自然有。”

女子春色上脸，俏眼含笑，娇声道：“我先前还道……”

少年皱眉道：“还道什么？”

女子笑道：“还道你是故弄玄虚，骗我的呢！”

少年面色骤变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胆敢怀疑！”

女子虽常面对他无端的暴怒，此时也不免惴惴，赶忙陪笑，低声道：“我不过戏言，你何必动怒？玄蝠地宫是本教总坛所在，千年根基，万年福地，我哪敢怀疑它的存在呢？方才戏言，也是因喜闻喜讯，不能自己，忘乎所以，还望恕罪……”

尽管女子温言软语，但少年似乎毫无怜香惜玉之心，仍